



张纵
zhang zong

著

北京 笑忘录

My Love
Story in Beijing

即使已经伤痕累累

我还是始终不愿放弃心里曾经的梦想

还相信爱情在这个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年代

还存在于某些角落



中国妇女出版社

My Love
Story in Beijing

北京 笑忘录

中國婦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笑忘录 / 张纵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5127- 0018- 5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806 号

北京笑忘录

著 者: 张 纵

策划编辑: 姜晓龙

责任编辑: 周 军 姜晓龙

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5127- 0018- 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01. 丁渐

丁渐今天下午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本来是要陪老婆高媿逛西单的，为此丁渐推掉了朋友邀请的牌局，在沙发上躺着百无聊赖地看每个台都在演的《奋斗》，等着高媿回来。可是到下午两点，高媿来了个电话，说本来以为中午请客户吃完饭就没事了，没想到客户兴致不错，还要去公司看看他们做的方案。西单是不用逛了，丁渐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郁闷。和每个男人一样，丁渐不喜欢逛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平时柔弱的女人们为什么一进了商场就能迸发出无穷的战斗力的，仿佛赛亚人看见了十五的月亮，是的，她们一进商场就变身了，满血满蓝，所有技能加10，变成了无敌的战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丁渐看来，逛商场应该是这样，事先想好了——目标：一条仔裤；范围：Lee 和 Levis 二选一；进了商场，直奔这两专柜，每个牌子选一条最顺眼的；试，再二选一；决定，交钱，走人。整个过程控制在15分钟以内。目标明确，逻辑清晰，高效完成。可是女人完全不接受，丁渐甚至觉得她们更享受的不是买来的衣服，而是买衣服的过程。高媿甚至可以一下午从新街口转战西单再转战王府井，持续战斗5到6小时，什么都不买，但是，她开心。

不用陪老婆逛街本身是件让人幸福的事情，但是让丁渐郁闷的是，朋友的牌局已经够人数了，打了几个电话，其他朋友也都在各自的花天酒地，而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丁渐嘟囔着，飞速地翻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终于他停在了一个名字上——大S。大S不是徐熙媛，也不是女人，是一老爷们儿。丁渐在一论坛的网友聚会时认识他的，ID是一特矫情的英文，S开头，谁也不认识，聚会时候大伙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大伙没文化，说那是贵族的意思，读西鸟儿……丁渐说去你大爷的，哪那么多事儿啊，就叫大S，好记。以后“西鸟儿”就被所有人称为大S了。偶尔聚在一起喝酒吹牛B，算是大半个酒肉朋友吧。这哥们儿前段时间换了个工作，某KTV经

理，于是给所有的狐朋狗友群发短信，欢迎大家来捧场，自己哥们儿一律8折。丁渐在“自己哥们儿”里，还算更近一点儿的哥们儿，大S几次在电话里说：“你来吧，给你全免了，当哥们儿请你了。小姐不免啊！”

给他打了个电话，大S挺痛快：“来吧哥们儿，候着你。”丁渐出门打车直奔东三环。路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各路人马，问有没有人来唱免费的歌，喝免费的酒。结果硬是一个没约来。丁渐收了电话，对出租司机说：“师傅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年头还有白请人唱歌，却一个都叫不来的。”

师傅乐了：“小伙子你这算什么啊，上回一小姑娘坐我车，长得挺漂亮，也打了一路电话，听那意思要请人吃饭，那边一直不愿意，小姑娘说了这一路哦，有一个多钟头，最后那边急了，说自己跟外地出差呢，小姑娘就问您，您在哪儿出差呢，那边说在天津。嘿……小姑娘说了，没事，天津近我就打车去天津请您吃饭您看成吗。我就纳了闷了，挺漂亮一小姑娘怎么就上赶着请人老爷们儿吃饭，都恨不得追天津去。”

丁渐也乐了：“我说师傅，这绝对是一售楼的，这帮小丫头，卖出去一套房子就发了，您别说追天津去请人吃顿饭，只要您说定了要买房子，她们能把自己附赠给您，包月不限时。”

没人来，丁渐权当自己开个人演唱会了，一个人找了个小包，敞开了唱，平时不敢唱的都挨个点。大S过来陪着喝了会儿酒，又出去忙了。丁渐唱的正酣，已经肆无忌惮到试图唱《死了都要爱》的时候，大S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

“哥们儿快救命，我可全靠你了！”大S进门就说。

丁渐有点儿迷糊：“怎么个意思？有人来砸场子？”

大S说：“不是不是，是这么回事儿，哥们儿你知道的，我们这儿吧，是有小姐和鸭子陪酒的。有一老主顾，一姑娘，胸有钱的主儿，每次来都找鸭子。小费刷刷地给啊。说句不好听的，比来找小姐的老爷们可大方多了。这主儿就一个毛病，要面子，讲排场，每次来，就喜欢十几个鸭子站一排给她挑。少于10个就不乐意。今天吧，她还带了俩朋友来，这要是凑不够十个人，这姑奶奶非怒了不可。你看这不，我能打电话叫的都叫来了，也不够数，实在没办法，哥们儿你帮我一忙，你跟着一块儿进去，凑个数，就凑个数……”

丁渐听得哭笑不得：“我说大 S，我以为你请我免费唱歌来了，敢情这是卖身来了？”

大 S 连连作揖：“哥们儿真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没办法，不敢得罪财神爷。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号称经理，其实每个月还没小姐赚得多呢，为什么啊？人家有小费啊。我就拿这点儿工资，再加上点儿酒水提成。只有这个姑奶奶，每次来都给我小费，真不少啊。咱实话实说啊，我们这鸭子都是 1 米 85 以上的帅小伙儿，你瞅瞅你这大肚子。你放心，进去转一圈，绝对挑不中你，转一圈出来，就算帮了哥们儿这忙了。今天你唱歌喝酒都算我的，晚上再请你吃顿饭，算哥们儿求你了。”

丁渐陪客户的时候，也找过一两次小姐作陪，但对鸭子，还真没接触过。他没明白为什么女人也会出来花钱买春。也许都是些中老年富婆和寂寞的二奶吧。不管怎么样，还是有点儿好奇，有点儿好玩。反正大 S 说得对，和一群小帅哥站一起，自己这个 30 岁开始发福的老男人绝不会被挑中，吃人家的嘴软，就跟着进去走一圈吧。

02. 刘洋

刘洋抽完烟盒里最后一根烟的时候，有点儿忧郁。忧郁的原因是他实在懒得爬起来穿衣服再下楼去买一包烟。

跟别人合租的这一间屋子在这个夏末依然燥热，而这小两居的房子只有原先的卧室才有空调。刘洋这一间是原先的书房，没有空调，只有一个他从学校就开始使用的破电扇。以至于刘洋只穿了一条内裤，还浑身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刘洋决定去洗个澡，然后把电扇直接放在床头柜上对着自己猛吹。他觉得这个计划异常的有吸引力，尤其当他从电脑椅上探身坐起时，光着的脊背和廉价电脑椅的人造革靠背发出了吱的一声，好像从谁身上撕下了一张经年的狗皮膏药。

刘洋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伸出头看了看对面的门紧闭着。住在对面有空调的卧室里的，是一对小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刘洋不知道，也没问过，反正人家老公老婆的叫着，自己再问你们结婚了吗，有点儿傻 X）。虽然住在

同一屋檐下，但平时他们下了班就进自己的房间了，而刘洋基本都猫在房间里玩游戏，发简历，看小说。双方反倒是好几天才能在客厅偶遇一次。刘洋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住的大院，夏天的夜晚，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抱着席子去操场上乘凉，刘洋在一张张席子组成的方阵中来回穿梭，寻找自己的小伙伴。那时候刘洋就长得讨人喜欢，几乎每家的大人都会跟他说几句笑话，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看到他就从兜里掏出糖果来逗他，他4岁的时候是这样，他9岁了陈奶奶还是觉得小洋洋只喜欢吃糖。而曾经隔壁的赵阿姨，每次都说要拿自己家的二闺女，跟刘洋他妈换这个儿子过来。那时候每户人家都好像一大家子一样，仿佛谁和谁都认识，有拉不完的家常。可是现在，在北京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为什么真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们，都只是几天碰面一次，见面只点头招呼下而已？

但是大家保持了一些不成文的默契，比如洗手间的门只要关着，就表示里面一定有人。再比如，不管在自己房间里穿的多少，穿过客厅公共区域去洗手间或者厨房时，都会穿戴整齐。今天这个闷热的下午，刘洋实在懒得在内裤外面再套上大裤衩，反正穿过客厅到卫生间也就几步，时间也就1到2秒钟，不会那么巧吧？

刘洋看清楚对面的门关着，一个箭步冲过客厅钻进了卫生间。Safe！他心里默念一句。然后关好门飞快地脱下内裤开始洗澡。热水流过汗津津的身体，好像立刻清爽了不少。刘洋忧郁了一下午的心情好像也开始好起来，他甚至决定洗完澡就下楼去买包中南海，这样晚上就再也不用出门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仅穿着内裤冲进卫生间，也就只能仅穿着内裤冲回自己房间。危险并非只有一次，而是来回两次。

当他洗完澡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念头还是，就几秒钟，就几步，冲回去吧，哪儿这么巧。第二个念头是，怎么没带内裤进来换，我还要穿着汗臭的内裤冲回去吗？就几秒钟，就几步，要不……干脆裸奔回去？哪儿这么巧……

最后刘洋的理智战胜了冲动，他还是套上了有汗味的内裤，以防万一。有的时候想一想人间的事情真的很奇妙，早几秒钟或者晚几秒钟，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刘洋要是没花那10秒去扶着水池穿上内裤，也许他会在丹丹出来之前已经冲回了自己的房间。但是，就因为穿内裤的这10秒钟，当他



再次打开卫生间的门冲回自己卧室的时候，一个身影裹着浴巾也飞速地向这边冲过来。两个人就这么撞在一起。内裤是不会被撞掉的，但浴巾不一样，那边一个趔趄，手一扬，浴巾掉下来了。

刘洋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怎么转过头手忙脚乱地把浴巾递给丹丹，又怎么冲回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那一瞬间，他听见自己心脏怦怦地跳动，外面好像一片平静，丹丹进了卫生间，她老公林森也没有走出房间看一看怎么回事。也许出差了吧，刘洋想，他好像经常出差的。一切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只剩下他自己坐在床上一阵慌乱的心跳声。

03. 张彦

张彦从京广中心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8月底的北京依然这么闷热，相比起来，十几天前他出发来北京的时候，上海已经下了几场雨，很凉快了。张彦打车去东直门，公司在那里的如家快捷酒店包了一层的房间作为这个项目在北京的紧急办公人员住处。这里离他在北京这段时间要办公的京广中心，不远也不近。不远是说不堵车的话也就是个起步价就到了，不近是说如果张彦步行的话，还是要走上半小时的。这个距离让张彦觉得很恶心，尤其是北京的出租车在上下班的时候是那样的难以打到。

今天还算顺利，很快打到了一辆车，可是很快路上堵死了，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张彦厌烦地看着窗外黑压压的车辆，而身边的北京司机不失时机地开始聊起天来：“听您口音不是北京的吧。多在北京住住就习惯了，就这条道儿，出了名的老北京小吃——爆肚（堵）！一年四季还就没有不堵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跟您说，您可以把火熄了，眯一觉，等后面按喇叭，您再醒过来，挪2米，挪完了您再把火熄了，再眯一觉……”

张彦在司机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忽然感到一阵寂寞，他看着窗外慢慢暗下去的天空，忽然想起了远在上海的女友。在他来北京出这次长差以前，他们的关系好像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那天她过生日，他专门在岳阳路“人间穹六”预约了浪漫晚餐，还像当初刚开始恋爱时一样准备了99朵玫瑰，并专门叮嘱送花的人在晚上8点整送到餐厅，时间一定不能错。按他的计划，8

点钟正是他们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份浪漫的惊喜会让她兴奋得跳起来。张彦没想到在7点40分他们的晚餐就已经提前结束。女友因为点菜时一点儿小争执再次发了脾气，当着全餐厅的人大喊一句——张彦你给我滚！张彦坐在那里脸一阵红一阵白，没有滚，于是女友站起来亲自“滚了”。留下张彦一个人苦笑着面对满桌的美食和跑得满头大汗准时来送花的小姑娘。

再过三天就是七夕了，这些年中国的年轻人好像过腻了进口的情人节，开始流行中国情人节。去年的这个时候张彦和女友还很和睦，七夕的时候两个人开车去乌镇浪漫了一天。可是今年，在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下，张彦感到了异常的孤独。他甚至已经一周没有接到女友一个电话了。张彦想，这个七夕，可能就在北京的加班中度过了吧。

张彦回到宾馆，打开笔记本上网，突然一个想法从他的脑子里蹦了出来，上网找个姑娘过七夕吧。他随便搜了一个北京的吃喝玩乐主题QQ群，加了进去。只见屏幕上群里聊得异常火热，一行行文字和表情以刷屏的速度刷刷地往下滚，张彦想起了路上那个说了一路的北京司机，天哪，北京人都这么能说吗？

在这篇文字的海洋中，张彦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地敲出了一行文字：征单身美眉过七夕，承担全部费用并有浪漫礼物，非典型色狼，不要求提供任何特殊服务。

在张彦紧张地等待别人嘲笑自己一进门就勾搭美眉的时候，热情的北京美眉们有了回复：我们都单身，我们能一起去吗？是说你都承担费用每个人都有浪漫礼物吗？

张彦满头大汗：别……我这身体不行，一个就好……

美眉们立刻一片鄙视的表情：你丫不是说不需要特殊服务的吗？暴露了，全暴露了！

张彦回复：我是不要，万一你们要求，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还是一个好……我从上海来出差的，在北京不认识什么朋友，不想一个人过七夕而已，我诚心的，有同样诚心愿意的私聊吧，你们别逗我了。

一听说上海男人，北京美眉们纷纷鄙视，男人们也开始跟着起哄。在一片纷扰之中，有一个小兔子的头像默默地闪烁在电脑的右下角。张彦打开窗口，一个叫 eleven 的女孩在这个私聊窗口告诉他：我也一个人过七夕，我们

一起吧。

张彦立刻点开她的 QQ 空间，再点相册，里面只有一张哈士奇的照片，没有看到它的主人是什么样子。张彦有点儿失望，但随即又笑了，唉，人真是永不满足，10 分钟前我还在想只要有女孩陪我过七夕就好，现在有了，又开始想她漂不漂亮了。如果漂亮呢？我还会奢求更多吧？

04. 丁渐

丁渐走进了 KTV 包房，和一群确实 1 米 80 上都穿着合身仔裤和紧身 T 恤的帅小伙子们一起。低头看看自己的拖鞋，宽大的老头衫似的 T 恤，以及微微鼓起的肚皮，幸亏今天没穿沙滩裤，丁渐心里想。抬头看清屋里坐着的三个姑娘以后，丁渐惊异地发现，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年妇女或是浓妆艳抹的二奶。三个女孩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清纯，这样的姑娘会来 KTV 找鸭子？丁渐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这样的姑娘只要想要，免费的男人还不嗷嗷地往上冲？干吗非得要花钱来找鸭子啊，这世道真是变了，要都这样的客户我还真愿意当鸭子……想到这里身边的帅哥们儿齐刷刷地一鞠躬：“下午好，欢迎您光临。”丁渐跟着手忙脚乱地鞠了个躬，才发现自己完全不懂规矩。该死的大 S，也没给我岗前培训一下，就直接发过来了。

三个姑娘里年纪显得稍大的那个，穿一身黑色连衣裙，卷发，坐在那里看不出身高，但估计至少 1 米 65，身材很好。丁渐感觉她就是大 S 说的那个老客户，因为她明显比另外两个姑娘更加熟练，抬头扫了一眼面前的一排男人。突然指着丁渐，对跟进来的大 S 说：“孙经理，这个是你们厨子吧？怎么也拉来凑数了，你们行不行！”另一个穿紫色吊带牛仔短裤的短发女孩跟着哈哈大笑。

顿时，丁渐感觉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自己在一知名 IT 公司怎么也算个部门经理，中层领导，混到现在下属员工也二三十人了，平时指手画脚，连老总、客户见到自己也都客客气气，这哪儿蹦出来一小姑娘，指着自已鼻子挤对。丁总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他死死地盯着黑衣美女，脸上顿时煞白，大 S 在背后狠狠地掐他，用眼

神告诉他，哥们儿您受累，看我面子忍一下，一会儿出去我给你赔罪，怎么着都行。丁渐忍住怒火和沮丧，低头想往外走，大S也跟着赔笑脸说：“姐您看您这话儿说的，哪儿能呢，我让他出去。”

这时候那个始终缩在沙发一角没有做声的女孩突然开口说：“你别让他走，我就点他。”丁渐脑袋嗡的一声，似乎比刚才被人说成厨子更晴天霹雳，居然真的被点了？怎么办？他回头看了一眼大S，大S也张大了嘴，随即目光又流露出哀求：哥们儿，挺住，求你了。

丁渐头晕眼花的被大S拉到那个女孩身边坐下，另外两个美女分别挑了两个颇像吴彦祖风格的帅哥，大家就坐，大S领着其他男孩退了出去。一会儿，丁渐收到了他的短信：哥们儿，撑住，我让小耀照顾你了，就是那个穿黑背心的，你就是我亲大爷，她们玩不了多久……

丁渐就回了一个字：靠！

05. 刘洋

刘洋在屋里坐立不安，刚洗完的澡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又是一身汗——冷汗。

他紧张地思索，要不要去跟丹丹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故意的？但这好像也是废话。那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好像也不合适，万一她告诉老公，自己成什么人了？左思右想怎么也不是，刘洋烦躁起来，伸手去床头外衣兜里摸烟，才想起来烟早没了。

这时听见外屋洗手间门开了又关上，对面卧室门开了又关上，丹丹洗完澡回了自己的房间。刘洋定了定神，决定，还是去说一下吧，废话也好，起码道个歉，而且，自己真的扭过头什么也没看到。

等了10分钟，估计丹丹已经穿好了衣服。这10分钟好像一年一样漫长。刘洋穿好了衣服，整整齐齐，开门出去敲对面的门，丹丹在里面大声问：“刘洋吗？”刘洋小声嗯了一声，又觉得对方可能没听见，又补了一句：“是我。”

丹丹开了门，穿着睡衣，让刘洋进屋坐。刘洋扫了一眼，林森果然不



在，他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林哥不在家啊？”按刘洋的意思，林森就算在，他也坦坦荡荡的承认错误，反正自己确实不是故意，而且什么也没看到，遮遮掩掩反而更不好。所以他恨不得林森就在屋里，当面道歉说清楚，可能会更好。

丹丹笑了笑，说他出差了。果然出差了，刘洋更加尴尬，低声解释道：“丹姐刚才真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的，而且……我转过头了，真的什么都没看见，你相信我……对不起……对不起。林哥不在我就不进去了，我也没别的事……就道个歉，这也就说完了，我没别的事了，我回屋了，对不起啊……”

他低着头盯着自己脚面飞速地把这一段颠倒重复的话说完，等着丹丹的回答，就准备逃回自己的房间了。可是等了半天丹丹一直没说话。刘洋抬头看到丹丹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丹丹这才开口说话：“我们是不是约定俗成卫生间只要没人就开着门，关上门就有人？”

“嗯……”

“那我看见卫生间关着门呢。”丹丹接着说。

“啊？”

刘洋没听懂，她想表达什么？可是丹丹好像已经准备结束这次谈话，她又笑了笑，说：“没事了，你回屋吧。”

刘洋一脑子疑问地回到了房间，关上门。刚才丹丹的话在脑子里盘旋。她说她看见卫生间关着门，她说我们约好卫生间关门就是有人，她在说什么？她在说她明知道我在卫生间还裹着浴巾冲过去？不会吧？

刘洋再次迷茫了，按逻辑丹丹的话是在暗示他？可是他实在不敢相信。小两口看起来很恩爱，有时候下班开门回来老公老婆的叫得淋漓尽致，丹丹什么时候都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缠在林森身上。租的旧房子隔音不好，有时候他会在夜晚听见对面房间传来的某种叫声，可是眼前的事情……刘洋迷茫了。

晚上，刘洋终于决定下楼买包烟，今天的事情已经把他郁闷到不知怎么办好了。他坐在楼下的花坛上一口气抽了3根烟。在他犹豫要不要抽第4根的时候，手机响了。那边一个女孩的声音：“请问是刘洋先生吗？我是L公

司人力资源部的我也姓刘，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网站提交的简历，想看一下您周四上午9点有没有时间来我们公司面试。”

刘洋压抑着喜悦表示自己一定准时面试之后，挂了电话，差点跳了起来，毕业一个多月，身边的同学或好或坏都找到了工作，只有自己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只投大公司的简历。到现在工作也没谱。L公司的面试机会，对大多数应届毕业生来说，早已经结束，他们早在一年前就完成了校园招聘，现在只剩下社会招聘了。按理说，社会招聘一般不考虑应届毕业生了，但自己的简历上强调了大学期间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事实上从大二下学期开始，他就到处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实践，哪怕不要钱，也愿意。这些积累终于为他换来了这个著名公司的面试机会。刹那间，一整天的烦恼和丹丹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都被抛在了脑后，刘洋只想立刻将时间拨到周四，立刻开始这次对自己至关重要的面试。

06. 张彦

七夕前一天，张彦给 eleven 发了条短信：晚上有事吗？请你吃饭吧，让你提前验一下货，以免我长得太让你失望，浪费了你的七夕。你还有机会在七夕前退换。

很快，他收到了回复：是你想验货吧，哈哈，晚上8点，甲21号招待所。

张彦对北京的道路仅限认识东直门到呼家楼一线，甲21号招待所？在哪？不认识啊。他又发了短信说自己不认路，打车跟司机直接说甲21号招待所，司机知道吗？

那边回复：7点半，在京广楼下等，我打车接你去。

这回放心了，张彦看了看表，还有2个小时，他上淘宝网选了一家花店，订了99朵玫瑰，准备当做第二天的礼物。那一瞬间他曾经想起去年七夕那孤单的99朵玫瑰，这一瞬间他感到一阵恍惚，同样的礼物，不同的女人。张彦叹了口气，忽然想给远方的女友打个电话。

但在打电话之前，他还遇到了一个问题，花送到哪儿？送到京广肯定是



不行的，那么多同事看着他在这个日子拿一大束花，大部分人知道他在上海有女友，会怎么想啊。约会在哪里目前还不知道。宾馆？晕，要下了班再打车穿过堵车的东直门外大街回宾馆等着拿花吗？最后他在旺旺上跟卖家商量：明天晚上送，我能不能明天上午再告诉你地址？

卖家回答：没问题，亲。（为什么淘宝上的人管谁都叫亲？）张彦打了个冷战，他猜想旺旺那端也许是卖家雇来的民工大婶在替他联络，还特意叮嘱，公司规定，管谁都得叫亲。

订完了花，张彦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拨通了上海女友的电话。熟悉的孙燕姿的《风筝》的彩铃，好像把他又带回那些相恋的日子里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好像看见当年还不会涂睫毛膏的她撅着嘴巴站在麦当劳门口宣布一定要吃一个冰激凌否则就不走的样子。有一瞬间他真想放弃明天那个和陌生女人的约会，但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在几秒钟内就把他被彩铃温暖的心又冷却了下来。

“张彦啊？你知道吗？我那个同事刘刚把他的凯美瑞卖了又买了辆奥迪A4，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买车？”十几天没通电话，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么一句。张彦完全不明白刘刚买的奥迪A4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就算有关系，自己还没赚够买车的钱，难道不能放在第二句再说吗？哪怕是虚伪地先问候一句，不行吗？张彦没有接这句话，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明天七夕了亲爱的，我想你了。”

“哦对，好像是的。还记得去年七夕你惹我生气吗？我觉得你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好了，我跟朋友唱歌去了，现在进电梯了，先不跟你说了。”说到这里，那边自顾自地把电话挂了。张彦沉默了一会儿。收起电话，走到楼梯间抽了根烟。发现时间差不多了，收拾东西下楼。

7点30分，电话很准时地响了。这是张彦第一次听见eleven的声音，好像不是想象中的京腔，但声音很好听，她说：“我还有一分钟就到，你站到三环辅路边上了吧？好，你穿什么衣服？我知道啦。马上到，我开门你就上来，我穿紫色吊带。我看到你啦，这边！”

张彦抬头看到前方一辆索纳塔里伸出的小手，冲他使劲地挥着。他小跑了两步，女孩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匆匆看了一眼，短发，很精致的鼻子，大眼睛，纤细的肩膀。说实话，张彦没敢期待这个在七夕和自己一样没人要的

姑娘会是个美女。能是个一般人，也就知足了。但是偏偏，这是个让人惊艳的女孩，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别致，又带着一点儿写在脸上的单纯。

两个人在车上反而安静了下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开场白。最后还是张彦打破僵局：“eleven，你比我想象的漂亮很多啊，认识你很高兴。”

“呵呵，你是不是想，一个七夕都没人要的姑娘，得丑成什么样儿啊。”eleven 在前排头也不回地回答。

汽车在三环上掉了个头，迎着远处的灯火，慢慢向北驶去。张彦静静地看着女孩的背影，看着她右耳上带着的一个肉骨头形状的耳钉。

07. 丁渐

帅哥小耀站起来端着酒杯，向黑衣美眉举杯说道：“来，大家先喝一杯，祝三位小姐今天玩得开心！”丁渐只好跟着另一个小帅哥一起站起来给三位美眉敬酒。可是三个人里黑衣美眉根本头也不抬的在点歌，点了丁渐的那位还是靠在沙发角上，懒洋洋地举杯和三个人都碰了一下，根本没有站起来。只有那个短发美眉站起来和三人碰了杯，一口喝干，好像还有点脸红，又坐下去伏在黑衣美眉耳边说话去了。

这时候丁渐仔细看清了三位美女。说实话，三个女孩里反而是短发紫色衣服的最漂亮，年纪也好像最小。她小巧而挺拔的鼻子让整个面孔显得特别精致，个子稍矮，但估计也有 163 公分，留着那种和传统学生头远看相似细看却完全不一样的短发，丁渐说不出来不一样在哪儿，但这种短发好像确实让人感觉很时尚。

黑衣服美眉仿佛个子最高，身材最好，但丁渐一看她就一肚子气。心里自然把她排在了最后一位。而点了自己的那个懒洋洋的女孩，一直蜷缩在沙发角里，看不出身高，但两腿修长，光着的脚丫放在沙发扶手上，穿了一条宽版的绿色亚麻裤子和白色宽松背心，齐刘海直发，这一身打扮让她比另外两个女孩更加休闲，五官也算好看，但比起短发美眉有差距。她好像很累，连眼睛都半闭着。

丁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伺候自己这位“客户”，只能看着小耀他们行



动。小耀这时候已经又分别给三个美眉敬了酒，黑衣美眉也点好了自己的歌，拿起了麦克风，前奏那会儿工夫还不忘了跟白背心说了句：“李楚（原来她叫李楚），你是不是恋父情结啊，这么多帅哥，你找了这么个大叔。大叔，你有四十没？你倒是坐过去离美眉近一点儿啊，坐这儿干吗，怕人吃你豆腐啊！”

丁渐还没反应过来这一段连珠炮一样的言语，她突然又大喊一句：“后来……”把丁渐吓了一跳，听她接着唱道，“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才知道她是开始唱歌了。丁渐真想把面前这两瓶芝士都扔到这个女人那一头卷发上去。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这时候短发美眉和另一个帅哥已经开始玩骰子，李楚终于从沙发里坐了起来，招手问丁渐：“你会唱《坚强的理由》吗？”

伍佰和莫文蔚的《坚强的理由》，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会唱的人不多。丁渐在公司被称为胖版伍佰，恰恰喜欢伍佰的歌，而且颇为传神。他曾经很喜欢这首《坚强的理由》，但每次询问都没有女生会唱，更没有人能和他配合。没想到今天在这样的客串场合，居然遇到一个要唱这首歌的客人。丁渐的心情忽然好了一点，他点头示意自己会唱，李楚好像也有点儿惊讶，看了他一眼，轻轻说：“你去点吧。”

坚强的理由

慢慢地流

掩盖不住的口

破裂在我的心头

要说些什么

你早已不在乎

无法接受

倾而尽出的痛

泪水不停的滴落

还有什么

你早已不在乎

李楚唱歌不是很好，声音有点儿干，但却异常投入，在沙发里坐直了身子，怔怔地盯着屏幕，喃喃地唱道。

当丁渐的声音响起时，一屋子男女都被震住了。这个外貌猥琐的发胖男人，嗓音沙哑而又嘹亮，如果不是前面一段是李楚在唱，可能会有人怀疑没关原唱，他呐喊着唱出了伍佰原唱般的质感。

爱上的你
将一切都抹去
我静静悄悄默默淡淡的止住呼吸
是这样吧
我知道你要离开我
却无法去停止
让眼泪掉下来

李楚带头鼓掌，连黑衣美眉都跟着鼓了两下。这首歌唱完，李楚拉他回到自己的沙发，两人喝了杯酒，李楚说：“会唱《纯真年代》吗？”丁渐点头，李楚说：“嗯，去点吧，我喜欢听。”

丁渐觉得这形势不错，原来姑娘们找鸭子就是点歌唱啊，不像男人们动手动脚啊，这活儿多舒服啊，再说了，这三个美女，就算动手动脚，我也不吃亏啊。不对，除了那个黑衣服的傻老娘儿们。

可是黑衣服的“傻老娘儿们”偏偏不放过他，就在他跋山涉水路过她面前去点歌的时候，黑衣服美眉一把把他拉坐下了，然后笑着说：“不错啊大叔，唱得不错。原来你属于卖艺不卖身的，这回我理解了。李楚，我借你家大叔用一下，来，先跟我喝个交杯。”

这时候怒火上涌的丁渐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虽然黑衣服美眉靠在他身上，但现在他心里只有怒气。丁渐端起茶几上调酒的大玻璃杯，挑衅地看着黑衣美眉，大声说：“行啊，交杯就交杯，不过交个大杯，敢吗？”

黑衣服美眉瞪大了眼睛，毫不含糊地回答：“有什么不敢，来！”说完端起面前另一个大杯，一伸手，把自己手腕从丁渐端着酒杯的臂弯中穿了过去，把酒放在了嘴边。

